

近 30 年历史,上海人回忆杀

欧登保龄球馆将停业
粉丝期盼“早日重开”

位于衡山路的欧登保龄球馆(以下简称“欧登”),是有近 30 年历史、上海历史最悠久的保龄球馆之一,因大楼整体改造需要,球馆公告即将于 3 月 7 日停止营业,引发不少回忆和不舍。

记者近日前往探访,发现球馆工作日也生意火爆。周阿姨和丈夫每周一三五、坐 1 小时地铁,来欧登和老友们打球,每月花费 2000 多元;多次拿过全国青少年比赛冠军的国家青年队现役运动员李易如在这里训练,“没有课业和比赛,我就会来欧登训练,在这里度过了很多时间,很有感情。”据介绍,保龄球在国内普及度不高,上海的保龄球馆越来越少了,欧登跟比赛场馆相比,就是小了点。

承载了许多人的回忆,球馆不乏来了几年、十几年、甚至从开业玩到现在的老顾客,伴随很多球友从青年成为爷叔。工作人员介绍,保龄球馆球道规格严格,场地并不好找,目前球馆也在与大楼所属企业协调中。

市民眼中的保龄球馆:
当年曾是热闹所在

何菲(专栏作家、音乐编辑):

大概 1996 年到 2008 年这段时间,我打保龄球蛮多的,当然后面是比较少了。我最早拿 8 磅左右的球,后来改成 9 磅。第一次去是表哥带我去的,第一次就打出好成绩,绝大多数是补中,从没划进沟的,手感不错。

欧登当时属于保龄球界里面比较高级的场馆,我们经常比较晚的时段去打,因为价格相对便宜。后来集团搞团建,也经常有组织保龄球比赛,我还参加过女子组保龄球比赛。穿上球鞋,拿上保龄球,再跟衣服颜色搭配起来,在这个保龄球场上也是比较飒爽的存在吧。

如今的保龄球馆早已没了往昔的热闹喧嚣,保龄球馆只占据一隅,成了一种逝去休闲业态的象征。记得欧登旁边曾是一家“寒舍”茶馆。二三十岁时我很喜欢“寒舍”,尤其是衡山路和上海戏剧学院附近的那两家。午后的阳光透过沿街的大玻璃斜射进来,空间里咖啡香、茶香、烟草香弥漫。衡山路的那些店,成了千禧初年我青春时代的烙印般的存在。

像保龄球这种人和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互动越来越少了。现在大家都拿着手机,其实是比较虚拟的一种互动。

范基农(海派收藏家):

打保龄球在上世纪 90 年代算时髦的,那时候价格挺贵的,但打保龄球的人不少。我一般是下班吃好夜饭与几个朋友一起去玩。因价格相对较高,几局下来花费不少,是几个做生意的朋友买的单,其中一位姓夏的老板尤其喜欢玩保龄球,玩得水平也高,我则是随便扔扔而已。当时,玩的人较多,有时竟要排队等候。那时,衡山路两旁有不少酒吧,一些老外会喝酒至深夜。

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多白相的地方和内容,如今已不流行这东西了,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娱乐方式。

孙志伟(上海市民):

那时候出租车开到永嘉路口就开始排队,车尾灯能把整条街染成红色。

周洋(市民、书评人):

当年我孩子放暑假时,看到保龄球馆举办青少年台球夏令营,我就送他去学习,专业教练教学认真,馆内设施虽然略显老旧,但是十分正规,陪孩子学台球的美好时光,也是父子情深的温暖记忆。

欧登保龄球馆内既有保龄球,也有台球、飞镖等等,经常举办邀请普通市民参与的保龄球比赛,此举推广了保龄球运动,使之成为市民休闲放松的一种健康的方式。

沈先生(市民):

因为这是我 2000 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所以印象深刻,有点唏嘘。学校毕业后我先在欧登工作了一年左右,那时候就剩一个楼面了,在三楼。当时资深会员都有自己的球柜,就类似现在的储物柜,存放自己的球鞋、球包和专用球,据说一些明星都有自己的专用球。而球道旁就有球具专卖,都设在三楼。

潘先生(市民):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上海突然冒出来很多保龄球馆,当时有名的包括欧登、高点、统领、疯马等等,甚至在华师大门口都曾经开过一家保龄球馆,这些保龄球馆最初都是台湾人经营的。

球馆陪伴很多人成长
场地规格特殊不好找

12 日,记者前往欧登探访,出乎意料,这里生意火爆,每个球道上都有人在打球,有的是公司团建、有的是家人聚会、有的是同事组局。工作人员介绍,虽然最近来了不少来怀旧的,但球馆生意一直不错,“我们有不少老顾客,玩了十几年、甚至从开业就一直在我们这儿玩的都有。”

据介绍,停业原因是大楼整体改造需要,目前还在协调重开计划。保龄球馆因为球道规格特殊,还要有机器摆放点、休息区,对场地有一定的要求,场地并不好找。

记者在现场看到,打保龄球在 20 元/局-50 元/局,按时间计费的话,则是 68 元/半小时-168 元/半小时,或者 128 元/小时-288 元/小时。

目前,持有欧登卡、卡内还有余额的已经可以开始退费。“对于老顾客,我们都通知了,但不少人都表示不退了,卡里一点钱留着纪念。”在 1 号 2 号赛道打球的周阿姨说:“我说最好不要退,他们什么时候开我们再来。”

1996 年正式开业的欧登保龄球馆算是上海历史最久的保龄球馆之一,很多人在这里留下了童年回忆、青春回忆。

谈及停业,工作人员也充满不舍:“顾客从青年成为爷叔,很多顾客也是陪着我们一起成长的,有的工作忙了没时间的,但还是会抽空过来的。”

还有一些固定的球友,每周都会约着来球馆打球。在 7 号 8 号球道,就是一个公司七八名同事相约一起来打球。他们向记者介绍,从去年 10 月开始来这儿打球,现在每周都会来,听说欧登要关了也很头疼,只能再找地方。

家住虹口的周阿姨和李爷叔介绍,每周一三五,他们带着自己常用的球,地铁坐上一小时,来欧登和朋友们打球。

周阿姨介绍,自己是三年前在孩子的带领下开始喜欢上打保龄球的,一打就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和老伴每个月在保龄球上的花费大概是 1000 多元/人。

工作人员介绍,球馆有不少上了年纪的顾客,甚至有 80 多岁的。“你看墙上的中老年保龄球赛的照片,很多都白发苍苍的。”

“保龄球一个人就可以打,不需要对手,可以自己跟自己较劲。”但在欧登,周阿姨认识了不少球友,“我们还会组织比赛。每次打一两个小时,老骨头动了起来,身体出汗了,感觉很舒畅,回家睡眠也好,我们老夫妻两个人也有共同语言。旁边的那个衡山

路地铁出口的楼梯,我们之前走台阶都很累的,现在一口气就可以走上来。”

谈及欧登的停业,周阿姨充满不舍:“这里服务很好的,我们找过很多球馆,对比了服务质量,即使这边更远,也很愿意到这边的。希望他们早点重新开业,不要让我们拎着个球箱到处流浪。”

全国冠军日常在此训练
“跟比赛球馆比就是小点”

采访结束,周阿姨和李爷叔,与旁边球道的一家三口打了招呼,拎着球离开了球馆。

在隔壁打球的一家三口则大有来头,今年高二的李易如目前是国家青年队现役运动员,拿了多次全国青少年比赛的冠军,还多次代表中国出国参加亚洲青年锦标赛,每周,父母都会带着李易如来欧登训练。

场馆里,李易如和母亲切磋技艺,父亲则在一旁指导。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工具,李易如的笔记本,保护手的指背贴,增加摩擦力的镁粉,调整球孔的修球刀,让鞋底不打滑的刷子,止痛贴、砂纸、假皮,地上还放了三个球箱,分属于母亲父亲女儿三个人。这些球日常会放在球馆地下室保存,“每个专业运动员基本都有十几个球。”

父亲李先生介绍,自己来欧登打球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女儿李易如则是在 2018 年开始学打保龄球。他介绍,每周会带女儿来欧登一两次,其他各大保龄球馆都会去,选择欧登是因为服务好、离家近。“停车便宜,成本上会低点。”

李易如则告诉记者,在课业之外,每周末都会来欧登训练,“只要没有比赛,我都来这里练球,很多时间在欧登度过,还是挺有感情的,这里服务好、东西也实惠。”李易如曾经去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参加比赛,“这里跟国外的比赛球馆相比,就是面积上比较小,其他没差,欧登是 16 根道,国外 30 根、40 根球道都会有。”

李先生坦言,保龄球在国内普及度不高,上海的保龄球馆越来越少,欧登是开了快 30 年的老店,也算是衡山路上的地标,关了挺可惜的。

李易如说:“我从 18 年开始接触保龄球,一开始只是当做爱好锻炼身体,后来拿了一些成绩,自信了很多,以前感觉自己挺普通,没有拿得出手的才艺,拿的冠军越多,动力越大。保龄球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多了份使命感,想要坚持下去为国争光。”

见习记者 唐玮

晨报记者 严峻嵘